

中学语文教学备课丛书
李行健 宋玉岫 主编

新 编 中学语文教案

(高中第六册)

主编 黄岳洲

顾问 张志公 刘国正



语 文 出 版 社

中学语文教学备课丛书

李行健 宋玉岫 主编

XINBIAN

新 编

ZHONGXUE YUWEN JIAO'AN

中学语文教案

(高中语文 1 册)

主 编	董兵洲		
副主编	吴明时	郭发栋	王厚皋
编 委	王建堂	何 磊	魏本亚
顾 问	张志公	刘国正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74 号

XINBIAN ZHONGXUE YUWEN JIAO'AN

新 编 中 学 语 文 教 案

(高中第六册)

主 编 黄岳洲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0.875 印张 22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6.60 元

ISBN7-80006-552-9/G·426

内 容 说 明

本教案贯彻语文教改的最新精神,以单元教学为中心,注意课内讲读、自读跟课外自读的有机联系,并附有单元检测题和答案。本教案可供教学各种中学语文教材和师范以及各类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材参考,也可供学生自学和家长辅导。

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

顾 黄 初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语文教学观，那就是：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

要谋求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包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恐怕很难求得突破。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要教学生掌握好语文工具，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开放。我们要想一想：人们在生活中是怎样运用语文工具的？我们要看一看：生活对语文怎样要求又怎样制约？文学创作中，最近出现了一种所谓“寻根文学”。我想借用这个“根”字，说语文教学的改革也得寻找它的“根”，这“根”就是实际生活中语文运用的情况。语文教学工作者如果不去悉心研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情况，并由此领悟到过去教学因脱离实际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任何改革设想都难免要落空；即使有时仿佛已经开花，这花也终将因无根而很快枯萎。所以我说，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生活。这是“根”。

“贴近生活”，是怎样的意思呢？

第一，从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求语文教学的规律。

现在大家都相信，语文教学应当是有规律可循的。这规律

是什么呢?作为一种教学活动么,它当然要受教和学双方的活动规律、认识规律所支配,这里且不赘述。因为这里要着重探讨的是语文教学的规律,我们的着眼点就不妨落在“语文”上。探讨语文教学的规律,首先就要研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换句话说,要懂得怎样“教语文”,似乎就该先懂得在生活中怎样“用语文”。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进行听说读写活动,总要受到三方面的制约:

首先受生理机制、操作方法、实践频率的制约。听说读写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听,需要健全的耳;说,需要机敏的口;读,需要清明的眼;写,需要灵活的手;听说读写又都离不开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大脑。耳、口、眼、手、脑,这五个方面的生理机制如有缺损,就会直接影响到听说读写的正常进行。因此,练耳、练口、练眼、练手、练脑,应该是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在生理机制方面的基础。对于生理机制健全的儿童,为了培养他们听说读写的初步能力,从入学开始,在语文课上就该有意识进行耳口眼手脑的机能训练。将来,待他们要从事某些特殊专业时,还得进行专门训练,如电话接线员得专门进行耳听训练,广播员得专门进行口说训练,校对员得专门进行眼视训练,等等。此外,听说读写作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们各有自己的“操作”方法。听,要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捕捉信息、概括要点、辨析语义等等;说,要发准语音、控制语调、理顺语脉、借助态势等等;读,要识记文字、调节眼动、循文明义、控制疾徐等等;写,要明辨语体、书写端正、符合格式,相机标点、删改清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操作”方法;这些基本“操作”方法掌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听说读写应有的社会交

际功能的正常发挥。还有,任何一种实践能力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才能发展。听说读写的能力必然要受实践频率的制约;只有坚持频繁的、不间断的听说读写实践,人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才能得到发展。在语文课上,企图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获得听说读写的能力,这是缘木求鱼,它违背了听说读写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其次是受思想、知识、智力的制约。人类的听说读写活动,需要一定的生理机制作为基础;但它们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活动,而是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任何语文行为,它都包含着形和质两个方面。文字符号、语音语调、行文格式等等,是形;而借文字符号、语音语调、行文格式等等所表达的思想观点,知识内容、思维成果等等,是质。质不能“外化”为形,就不成其为语文行为;形不能“传递”出质,也不成其为有社会意义的语文行为。因此,思想、知识、智力是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三个潜在因素。从实现社会交际功能的目标来说,听说读写都要求做到“准、实、巧”,即达意的准确、内容的充实、表现的灵巧;而思想则能使其“准”,知识则能使其“实”,智力则能使其“巧”。从提高语文行为的实际效果来说,听说读写都要求达到“真、善、美”;而思想则能使其“真”,智力则能使其“美”。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人思想品德低劣、知识视野狭窄、头脑呆板迟钝,而他的语文能力却孤立地超越他人,竟然达到“准、实、巧”、“真、善、美”的境地。一个人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和发展,除了有赖于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以外,还必须相应地提高思想水平、道德素养,相应地扩展知识的领域和发展机敏的头脑。忽视了后者,把全部力量单纯地倾注在“语文”上,到头来,难免要事与愿违。

此外,还要受目的、对象、场合的制约。人类的听说读写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际活动。一般地说,这些活动都是根据一定的目的、针对一定的对象、在一定的场合之下进行的。目的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不同,听说读写的要求和方式往往也就不同。有人说,以往我们的语文教学总是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这“脱节”的表现之一,我以为就是听说读写训练无目的、无对象和无场合。这“三无”的训练,可以名之为“不定式”的训练。这种“不定式”的训练,由于没有尊重实际生活中听说读写的规律,所以其效果必然有很大的局限。英国运用语言学家S·皮特·科德指出,传统的语言教学法坚决主张“正确性”,注重语法规则的传授;却很少关心“适合性”,也不考虑语言行为对不同社会环境作出反映的方式。现代语言教学则不同。“它较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待语言,并且重视语言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交际功能问题”(参见《应用语言学导论》)。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就包括着目的、对象、场合等诸种因素。这个观点,对我们设计听说读写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制约关系,可以认为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共同规律。听、说、读、写的本身,它们作为人类吸收和表达的几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自身又有其特殊的规律。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语文行为,前人已经总结了他们的实践经验,我们的教学不能说全是盲目的;但用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思维科学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其内在规律,现在似乎还仅仅是开始。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突破性进展,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就很难实现。

例如关于读和写的规律。“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人们历来这样说。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从读和写的目的和作用上着眼所作的判断。其实从读和写的心智活动过程来细加分析,情况就决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先说阅读。如果阅读过程仅仅是信息的吸收过程,人的大脑也就等同于电子计算机中接收信息输入的装置,外界输入什么信息它就接受什么信息;甚至可以说,大脑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任何容器,作用就在于盛放各种物件而已。人们的阅读过程,却是经历着一系列紧张而复杂的心智活动的过程,其间,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处理是几乎同步地进行着的。换句话说,从阅读中的心智活动过程来说,吸收和倾吐是相互联系、交互为用的:在阅读中,为了更好地吸收,就必须有一定量和一定质的倾吐;这一定量和质的倾吐正是有效地吸收的必要前提。这正像人们的饮食。人们食用任何有益的食物,目的和作用就在于吸收。但为了有效的吸收,人们必须有所倾吐,吐出唾液、胃液等。各种消化液,把摄进的食物细细地加以消化。经过这样一个加工、处理过程,食物中的营养料才可能被人们真正吸收。阅读和饮食,在这一点上,道理是相通的。

要倾吐,当然需要有蓄积。有一定量和质的蓄积,才可能有一定量和一定质的倾吐。而在事实上,蓄积的量和质决定着倾吐的量和质;倾吐的量和质又直接影响着吸收的量和质。这是可以用大量阅读经验来加以证实的一条规律。为什么读同一篇文章或同一部书,认字率尽管相差无几,可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学有专长的学者读后所得往往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这不同层次的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倾吐的量和质大不相同。为什么一个人在不同时期读同一篇文章或同一部书,理

解程度也会有变化?原因就在这个人随着阅历的增长,蓄积丰富了,读的时候倾吐的量和质有了变化,于是吸收也大异于前了。深谙读书之道的人,大都重视培养语感。叶圣陶说:“要求语感的锐敏,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去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这个“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倾吐自己的蓄积,也就是吸收和倾吐交互为用的结果。

阅读过程中吐和纳的辩证法,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条阅读的规律。只有明白了这条规律,才能懂得阅读教学中增加信息量的必要,才能懂得广泛开拓阅读领域的必要,才能懂得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必要,也才能真正让学生锻炼出阅读技巧来。

写作也同样如此。写作绝不纯粹是倾吐,它的倾吐是要以吸收为基础的。没有必要的吸收和蓄积,也就不可能有充畅的倾吐。1983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提出“要重视作文的全程训练”。(参见《中学语文教学》1983年第10期)我的意思是:一个人要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首先必须在认识和经验上有必要的、足够的准备。这就是所谓写作前的蕴蓄。没有这种蕴蓄,或者需有某些蕴蓄而还不是以构成文章充实的内容,就根本谈不到提笔写文章。而过去我们的作文教学,在“认识和经验”这件事上,着力很不够,总是抓了“流”而忘了“源”,作文课常常是“临渴而掘井”,学生因此叫苦不迭。我主张的“全程训练”,就包括了提笔写作之前的吸收和蓄积的训练。

只要我们用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密切联系实际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不难逐步摸清听、说、读、写本身特有的规律。而这,正是我们切实

把握语文教学规律的基础。

第二,从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

要摆脱语文教学“封闭式”的桎梏,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语文是个“公器”(叶圣陶语),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广泛地运用着。不要认为学生只是在语文课上才学语文、用语文。恰恰相反,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大量机会倒不是在语文课内,而是在语文课外。语文课上,只是让学生懂得怎样学语文、怎样用语文的某些法则、原理,主要作用在于“知”(当然,语文课上也有把“知”转化为“能”的练习);真正要让这种“知”转化为“能”,就得靠学生在语文课外运用这些法则、原理于实践。而在事实上,学生在课外的这种实践机会是很多、很广泛的。我们的语文教学要形成一种开放式的格局,就要努力“贴近生活”,把施教的视角延伸到课外的广阔天地里去。

学生的实际生活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各科学习生活。中学生学习的许多主要课程,都有各自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就是他们需要研读的文字材料;各门课程都要完成一些作业题,无论是运算题还是问答题,都是他们运用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进行解答的书面表达训练或口头表达训练。各科学习中都包含着学语文、用语文的因素。二是学校课余生活。中学生的课余生活包括团队活动、文体体育活动以及科技小组活动等等,开展这些活动有时需要写文字材料,有时需要翻阅大量资料,有时需要作口头的报告或讨论,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学语文、用语文的因素。三是校外组织生活。中学生还经常有组织地到校外开展一些活动,如调查、参观、游览、扫祭

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也往往包含着学语文、用语文的因素。四是家庭日常生活。中学生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也经常有运用语文的机会,例如与亲友通信,给弟妹辅导,为邻里代笔等等。如果这样“全方位”地把学生各方面的生活都有机地联系起来,有意识地以语文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就将使语文教学形成这样一个“辐射型”的整体网络结构:

形成这样的整体网络结构,当然不是意味着语文教师的工作“无限膨胀”,不是意味着语文教师要对学生课内外一切语文实践活动都实行“承包”。它只是要求语文教师更加自觉地去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说读写习惯,使他们不仅在语文课上而且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能严格地按照运用语文工具的规范化要求办事,利用各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语文实践能力。吕叔湘先生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边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我所谓“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其用意就在于引导学生懂得“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的道理”。另一方面,语文实践能力的提高又是同生活的不断充实、知识的不断积累有关,语文教学同其他生活领域建立起横向联系,就使学生的听说读写,在内容上不断获得“源头活水”,而不致流于空疏。

第三,从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

教育从实质讲,总是面向未来、服务于未来的。因此,语文教学无论是教材、教法,还是教学手段,都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们都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用“文道统一”来解释语文教学

的目的任务。其中的“道”，被规定为“政治思想教育”。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从现代生活中语文工具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已经不仅是交流政治思想的工具和传播政治信息的工具，因此，“文道统一”中的“道”，也不仅仅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它的内涵应该更广泛，应该包括伦理道德教育、人生哲理教育、科学思维教育、审美情感教育、治学精神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等等。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今后的语文教材，在选文标准上应该是多项的而不是单项的；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教育家、语言家、文学家以及众多学科的专家都来关注语文教材的编纂工作，让他们通力合作，为培养现代化新型人才而精心编出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知识面广、文理渗透性强、能充分反映语文本身的特点及其教学规律的新型语文教材来。

现代社会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特点是生活节奏加快。过去我们的阅读教学，大半专注于锻炼“咬文嚼字”、“字斟句酌”的功夫，读书不求快而求精。这方面的功夫，当然是需要重视的；但今后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新课题将是“快速阅读”。现代生活中，书籍报刊等承载各种信息的出版物激剧增长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形成了十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要求人们必须培养起一种特殊的习惯和本领，那就是利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来阅读尽可能多的资料、吸收尽可能多的信息，以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因此，如何使阅读范围的扩大与阅读速度的加快很好地统一起来，将是未来语文教学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作文教学，为了“贴近生活”，我们也得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他们是四化建设的后备军，他们今后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究竟应该学会写一些什么样

的文章才合乎时代发展的需要呢?这里,国外的一些教改动向我们值得注意。在日本,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写作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从生产和科研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写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这类综合性说明文的能力。在法国,语文教材中也选进了相当数量的科技说明文,为的是要让学生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这类文章的特点和写法,以适应将来从事理科、工科研究工作的需要。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欧美各国相当普遍,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趋向。现在,只要稍稍留意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可以发现:诸如读书报告、实验报告、考察报告、市场信息评析、情报资料综述、科技说明文和科技论文这一类文章的应用频率已经日益增高。在中学作文教学中,对这一类文章如果再不给以应有的位置,势必要由于脱离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使教学失去生机。

再从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考察,过去传统的作文教学,往往着力在铺陈、敷演、渲染、描绘、形容等方面的训练。魏晋以来,赋体盛行,一把扇子、一阵清风,能转七绕八地写出一大篇文字来,尽管内容贫乏,也还得标榜他是文章“高手”。这种遗风,竟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目前的作文教学。而现代社会,一切都要讲究速度和效率,人们没有多少余裕时间来读不得要领的长文章,而要求用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最新的、最精要的信息。因此,在作文教学中,缩写训练、概括训练、摘要训练、综述训练以及所谓跳跃式表达训练等等,将成为人们所重视的新课题。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文章中能按照实际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以求得最佳的表达效果,文字中配以必要的表格和插图,也应当出现在中学生的习作之

中,使这些习作呈现“图文并茂”的特色。

随着现代生活中社会交际的日益频繁和“人机对话”的日益普遍,整个社会对人们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培养学生“善于辞令”,学会“在需要的时候说恰当的话”,将是语文教学不可推诿的责任。

现代科学研究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从文字符号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 15%;而从图象信号获得的知识,能够记忆 25%;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就能够接受知识内容的 65%。因此,利用幻灯、电影、电视和其它视听手段来辅助教学,必将显著地提高教学效率。过去从事语文教学,习惯于“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随手涂”的传统方式,手段十分落后;而为了要有效地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和速率,这落后的教学手段就日益暴露出它的弱点,因为它只适合于“潜移默化”却无法适应“快速反应”。

语文教学必须“贴近生活”,这个命题的内涵十分丰富,这篇短文只是画出一个粗略的框架。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深入,必将提供更多例证,使这个命题的科学内涵不断充实。

漫谈语文教学的倾向

《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 徐育民

人们常说历史是圆圈运动,许多历史现象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中学语文教学也有类似现象。经常是几种倾向循环交替出现。互相批判,不免出现矫枉过正、形而上学乃至偏离语文教学规律等缺点。例如反对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后,文革期间语文课成了政治课,文革后批判了政治课倾向,又过分地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从而把语文课变成了汉语课。1989年以后强调国情教育,教材又出现了应急的政治性篇目和更换新旧领导人讲话的篇目。一时间许多语文教师对这些新篇目感到十分棘手,认为不好备课不好讲,学生不感兴趣。当然也有经验丰富反映灵敏的教师,又把哲学思想引入语文教学,讲解每篇课文都能让学生学到一个哲学观点,进行思维训练。避免了纯政治课的倾向。不少教师为了加强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还把美学引入语文教学领域,从而纠正把语文课讲成纯知识性的工具课。

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学,随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循环向政治、文学、语言、美学、哲学等不同方向倾斜,其核心原因是关于语文教学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始终未讨论清楚,关于语文一词的含义、正名未有明确结论。这也说明语文课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有些人理解语文就是指语言文字;有些人主张

定为语言文学为宜。近十几年来,语言文字派占上风,但文学派的潜在市场也很大。一些重点中学利用第二课堂向学生开了古今中外名家名著赏析课相当系统全面。我想这个争论也应学习经济领域的经验,不必从理论上钻牛角尖,讨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论黑猫白猫会抓耗子就是好猫。经济领域讲究质量、讲究效益。语文教学不论你怎样改革,往哪个方向倾斜,都要教会学生听、说、读、写的本领。都要集德育、智育、美育于一身。时间有限,任务艰巨,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任务。为此,我认为要控制倾斜的程度,掌握好分寸,不要超越大纲范围,不要把大学的知识抢在中学来学,这样会造成中学、大学都吃夹生饭。好比种田,追肥过多,底肥不足,虽能暂时应试,但学生基础不牢,形成多年未解决的高分低能的现象。具体讲,我觉得目前要克服两种倾向:

(一)要克服语言知识讲得过多、过细的倾向:

近十几年来,由于强调语文课的工具性,随着高考指挥棒的转动,随着标准化测试的要求,语文教学从初一到高三都瞄准高考题型进行训练。因此学生要背大量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教师怕学生丢分儿,自己丢份儿现眼,便挖空心思地搜罗全国各地资料,让学生理解、背诵、分辨。熟悉题型、掌握标准答案思路。教师根本无暇引导学生静下心来读书,理解课文精华,并转化为语文能力。例如:有的在讲授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时,不去引导学生深入品味课文,在鲁迅先生创造的回肠荡气的悲壮美的世界里,去探索、去发现课文中美的精华,去培养学生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素养,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相反,通过提问,让学生用大量时间去分析单句、复句,把学生搞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完全脱离了